



#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导读

吴春岩◎著



東北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A811  
12

#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导读

吴春岩◎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吴春岩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 吴春岩著. —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517-1236-1

I. ①马… II. ①吴… III. ①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068 号

---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7331(市场部) 83680267(社务部)

传真: 024-83680180(市场部) 83687332(社务部)

E-mail: neuph@neupress.com

http: //www. neupress. com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39.5

字 数: 1102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 张德喜

责任编辑: 潘佳宁 孙德海 汪彤彤

封面设计: 刘江旸

责任校对: 王 宁 罗 鑫

责任出版: 唐敏志

---

ISBN 978-7-5517-1236-1

定 价: 90.00 元

# 目 录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 导读	1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导读	2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导读	36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导读	5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导读	88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导读	109
恩格斯	《反杜林论》(节选) 导读	130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导读	15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 导读	183
马克思	《资本论》(节选) 导读	198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节选) 导读	227
列 宁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节选) 导读	253
列 宁	《国家与革命》(节选) 导读	271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导读	287
列 宁	《青年团的任务》 导读	301
列 宁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导读	317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 导读	327
列 宁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节选) 导读	377
毛泽东	《实践论》 导读	402
毛泽东	《矛盾论》 导读	416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导读	443
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 导读	473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导读	477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导读	500
周恩来	《论知识分子问题》 导读	517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导读	527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导读	564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导读	574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导读	585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导读	592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导读	622

马克思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导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附录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Ⅲ）的大部分以俄译文发表，但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冠以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2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发表《手稿》时采用了两种方式编排：第一种按《手稿》的写作时间、阶段的顺序编排；第二种按《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后附的《手稿》中文版是根据以逻辑结构编排的《手稿》校订的。

### 一、历史背景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工人阶级的斗争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初参加《莱茵报》的出版工作，开始直接投入德国的现实斗争。期间经历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促使他开始关注物质利益问题及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苦恼的疑问”的思考。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肯定了“市民社会”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抨击了唯心史观，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1843年底，马克思到达欧洲革命中心巴黎，直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并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他搜集资料，原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在研究法国革命史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认识到分析私有财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写了若干摘要笔记，《手稿》是这些笔记遗留下来的部分内容。

### 二、时代意义

《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创过程中一份独特的文献，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手稿》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哲学和经济学的探讨，初步论证了实践范畴，

探讨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问题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手稿》还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关于人的理解，它以复归人性、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为尺度，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剖析了劳动异化形成的原因及其后果，阐释了扬弃异化的途径和目标，开启了对人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包括对人性、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解放及其途径等问题的探究。

虽然《手稿》还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大量使用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术语，但更应看到的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手稿》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从政治的批判追溯到经济的分析，为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剖析和批判提供了逻辑前提；《手稿》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一般性思考，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的哲学策源地；《手稿》既是“两个转变”（马克思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思想的总结，又确立了科学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新起点，全面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使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开始结合起来。《手稿》于1932年首次全文发表后，在西方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热”。但由于在《手稿》中还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两种逻辑”（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的相互矛盾，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解读模式。

### 三、思想内容

#### （一）序言

《序言》主要论述了写作的主旨、方法和本书的哲学基础。共10个自然段，分4个问题。

- （1）说明写作计划的变动情况和本书的指导思想（第1段）。
- （2）说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经验的而不是思辨的（第2段）。
- （3）说明写作本书参考的选择和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第3段）。
- （4）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剖析黑格尔哲学的必要性（第4段）。

#### （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全面论述了异化劳动问题。共76个自然段，分3个问题。

（1）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性，提出经济学研究的任务（第1~4段）。马克思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又揭示了它的缺陷。马克思认为，他的研究工作是从以前的经济学特别是以亚当·斯密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为基础的。但是，这些经济学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任务：“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2) 阐述异化劳动的表现(第5~65段)。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是《手稿》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以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为尺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表现。他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则处于异化的状态。劳动异化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第5~18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却同劳动者相对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实现使工人失去现实性,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了统治工人的力量。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也就是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马克思还批评了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的做法。

二是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第19~24段)。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对劳动者来说,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的活动。这种异化表现在:劳动从人的内在需要变成了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种异化的结果,就使工人丧失了自己的人性。

三是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第25~36段)。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并加以改造,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并指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类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四是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第37~51段)。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就是资本家阶级。这里,马克思已认识到,生产中的物质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劳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第52~65段)。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从既成状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3) 论述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第66~76段)。马克思认为,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克服了国民经济学的缺陷,同时又提出了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任务。马克思还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

### (三)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着重从正面阐述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共43个自然段,分为6个问题。

(1) 重点批判了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第1~7段)。马克思批判当时在欧洲流行的

五种共产主义理论，即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以傅里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平均共产主义、议会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等。尤其是重点批判了平均的共产主义，认为它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并严厉地批判了那种企图以公妻制来反对婚姻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2) 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第8段）。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这一段话及此后的相关论述表明：共产主义既是私有财产的扬弃过程，又是人的异化的扬弃过程；消灭私有财产和扬弃异化是内在统一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共产主义将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并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解放，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发挥。

(3)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形式方面的问题（第9~11段）。历史是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经济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而宗教异化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是废除一切异化的真正基础。

(4) 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即社会的人的复归（第12~20段）。

(5) 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第21~36段）。马克思分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论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并以实例表明，对象为人的意义与主体的状况密切相关。他指出，经过人改造的自然已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活动的结果。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实践的产物，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实践本质。自然科学不仅要研究物质自然界，也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实践，从另一方面看，研究生产和工业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

(6) 马克思批判了宗教创世说，肯定了劳动创造历史，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第37~43段）。



原 著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节选)

马克思

## 序 言

[XXXIX]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国和国家学进行批判。<sup>[1]</sup>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sup>[2]</sup>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国民经济学<sup>[3]</sup>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sup>[4]</sup>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sup>[5]</sup>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sup>[6]</sup>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sup>[7]</sup>

此外,对国民经济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的基础。<sup>[8]</sup>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sup>[9]</sup>。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sup>[10]</sup>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附录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Ⅲ)的大部分以俄译文发表,但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冠以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2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发表《手稿》时采用了两种方式编排:第一种按《手稿》的写作时间、阶段的顺序编排;第二种按《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这里发表的《手稿》中文版是根据以逻辑结构编排的《手稿》校订的。《手稿》中方括号内的罗马数字是作者编的手稿页码。在《手稿》中,作者以红棕色铅笔划了线的文句或段落,中文版均以双斜线标示起讫。

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 [XL] 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懦弱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sup>[11]</sup> 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的已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神派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场合<sup>[12]</sup> 加以详细的介绍。<sup>[13]</sup>

## [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

[XII] 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sup>[14]</sup>。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差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sup>[15]</sup>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行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重新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行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成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要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sup>[16]</sup> 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

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

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sup>[17]</sup>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的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产生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sup>[18]</sup>，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sup>[19]</sup>。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己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过程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sup>[20]</sup>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XXIII]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工人的生产，并且考察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使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

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对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sup>[21]</sup>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

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的；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XIV] 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sup>[22]</sup>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sup>[23]</sup>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sup>[24]</sup>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

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

(3)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X X V] 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

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

而且,下面这种情况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sup>[25]</sup>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 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 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

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sup>[26]</sup>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作出几点 [X X VI] 结论。<sup>[27]</sup>

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sup>[28]</sup>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sup>[29]</sup>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同劳动和工人生疏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XXVII]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 [对笔记本 II 第 XXIX 页的补充]

###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补入第 XXIX 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sup>[30]</sup>。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方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sup>[31]</sup>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sup>[32]</sup>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1) 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sup>[33]</sup>这样的共产主义以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式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这个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仍然十分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sup>[34]</sup>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它性的婚姻的关系转向它同共同体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心，是贪财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它本身而言，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